

「五四運動」真相

魏汝霖

「五四運動」是我國現代史上，學生運動中的一件大事，自從六十二年教育部規定，大專院校將中國現代史，列為必修科目（兩個學分）以後，本人即擔任現代史課程之教授。六十六年又主編「中國現代史」華岡本，益覽五四運動之重要性，蓋青年學子，都認為是本身的問題；但不幸又被假借與利用，致青年學生，一片赤誠的愛國運動，蒙受不白之冤，是非莫明。事隔六十年，本人當時是一名初中學生，在保定讀書，距北平只有三百華里，在「五四」之後第三天就參加了罷課、遊行、貼標語、演講等活動，謹就我記憶所及，研究所得，撰成本文，就教于學者專家！

巴黎和會山東問題

甲午中日戰爭以後，日本極積侵略中國，民國三年歐戰開始，列強各國，無暇東顧，日本以對德宣戰為藉口，攻佔山東半島，奪取德國向中國租借之青島及膠濟鐵路。次年（民國四年），乘袁世凱稱帝，誘迫簽訂苛刻之廿一條。國人憤怒已極，以簽約之日（五月九日）定為國恥日。歐戰結束，民國八年（西元一九二八年）元月，協約

各國，在法國巴黎開會，討論對德和約條款及一切善後問題。我國代表王正廷、顧維鈞提出山東問題，日本代表以民國四年廿一條中第一號規定，中國政府，允許日本承受德國在山東利權為辭，加以英法兩國袒護日本，以致我代表力爭無結果。同年（民國八年）五月一日，報紙登載巴黎和會不利于我國消息，大家都談論山東不保的問題，翌日（二）報紙的報導：情勢尤為險惡，北京各報紙均登載刺目驚心的新聞，當時凡足知識份子，愛國國民，無不悲憤填胸，青年學生尤為激昂，真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任何星星之火，皆可成燎原之勢。同日（二）午間，北京大學中，有同學十餘人，共同談論當前國事，沉痛而簡單，決定下午下課後，召集各班長開學生會，會議決定聯絡各大專學校舉行一次請願或示威遊行，因為民國七年春，曾有過一次齊集新華門，為對日本外交請願的前例。次日（三日）各代表出發，邀請每校推舉代表于五月四日（星期天）十時在法專本校開會，共商大事。

五月四日，上午十時，各學校代表陸續前來，十時半開會，公推北大代表傅斯年為主席，報告開會經過及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形勢，經過一小時的悲憤發言，熱烈討論之後，主席宣布當日下午一時出發，往天安門集合，然後整隊向東交民巷遊行，對各國駐華使館示威，抗議巴黎和約，要求收回青島及山東一切權益，請各代表即刻回校集合行動。散會時已將中午十二時了，各校代表或親自回校，或以電話通知，好在當年學生，都住宿舍，一聲號召，立可集合多數同學，同時各校在先均有準備，儘管如此，各校學生到達天安門，也是下午二時以後了。在天安門開會時，並不再有講演等事，只是宣布遊行目的，是對東交民巷各國駐華使館，希望大家維持秩序，不可凌亂。當年參加的人數，有人記兩三百人，有人記載一百多，據實際參加人的估計，連同出發後，路上加入遊行列的，約為三千多人。開會與遊行中，鮮明的白布黑書標語，是「內除國賊，外抗強權」，「收回青島」，「保衛國權」，「反對出賣山東和約」、「打倒賣國賊」等。賣國賊是指的曹汝霖、陸宗興、章宗祥等人，因為他



吼怒聲齊，動攢頭萬，潮高最的動運四五了起掀生學大北前門安天京北年八國民
(月五年九十五國民「國中的來年十六」著聖成王自刊選圖本)「賊國賣倒打」

我們會與日本簽訂西原借款、中日軍事協定、膠濟鐵路換文等喪權辱國條約之故。大隊到達東交民巷西牌樓，爲警察所阻，不准前進。乃推舉代表向值年公使交涉，值年公使答稱：「並不是使館區不准你們通過，而是貴國政府通知我們，共同攔阻，不要你們通過。」于是大隊目標，改向東城趙家樸曹汝霖住宅。(因爲五月四日是星期日，政府機關不辦公，曹任交通部長，時稱親日派首領。)經過東單大街，總布胡同，又有警察阻路，路口狹窄，真正到達曹宅门前的，不過四、五百人耳。大家齊喊「打倒賣國賊」之後，將標語旗幟投入曹宅，後有人從門房靠街窗戶爬入，開了大門，大家一起擁進，羣衆見人即打，見物即毀。適章宗祥在曹家，被人發現，被痛打一頓。十分鐘後，宅內起火，如何燒起，亦不得而知。後成

五月五日，北京學生聯合會在北大開會，決議請求政府釋放被捕學生，拒簽巴黎和約，罷免曹章陸三人(時曹任交通部長，章任駐日公使，陸任幣製局總裁。)，並自即日起罷課。全國各地學生，各界人士紛紛響應學生愛國運動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，聲勢浩大。學聯會又發動學生簽名向政府簽名自首，承認遊行肇事，願共同負責，簽名者有三千餘人，所以法庭對捕到的卅二名，終未能判罪。保釋被捕學生，各大學校長及社會名流，均會盡最大努力，學生釋放後，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辭職。學聯會的主席最初是段錫朋，後來是方豪。(此方豪並非在台方神父)主持會務，推動運動，厥功甚偉。翌月(六月)初，學聯會開會，又決議發動抵制日貨運動，組織講演隊，到處講演，全國各地，開始響應，不久政府陸續罷免曹、章、陸三人職稱，到同月(六月廿八日)，我國和約代表拒簽巴黎和約，五四運動的目的，至此全部達成。所以說「五四運動」應該自五月一日算起，到翌月(六月)卅日為止。固然以後仍有遊行示威和罷課行動，但已不再與五四運動有關係了。

五四被人假借利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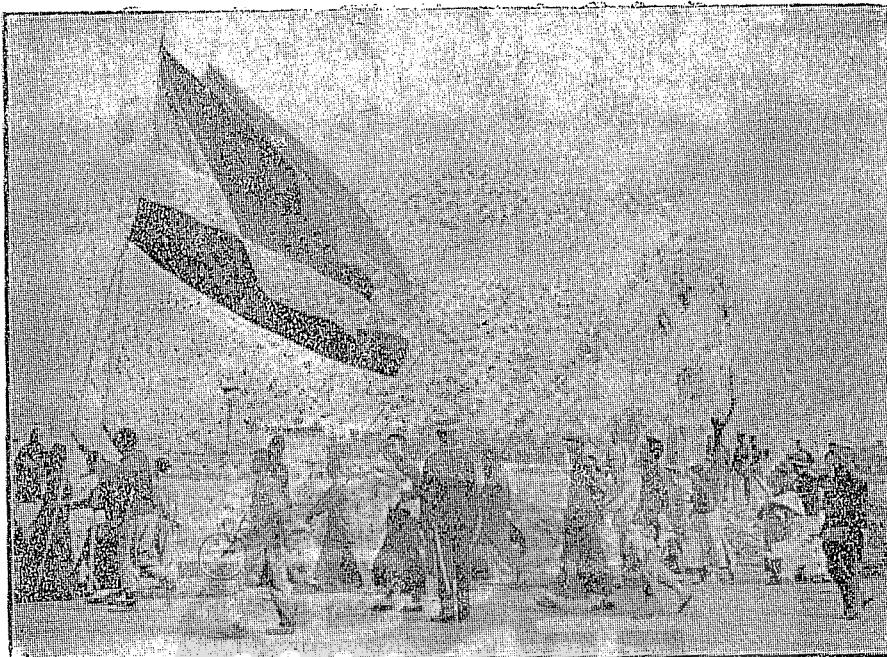
「五四運動」，是一個純正的學生愛國運動，當時人稱之爲「五四學生運動」或「五四愛國

隊警察，奔馳到達，學生遂各自分散，至當日晚間(四日)，方知有三十幾個同學被捕。

罷課抗議學生被捕

五月五日，北京學生聯合會在北大開會，決議請求政府釋放被捕學生，拒簽巴黎和約，罷免曹章陸三人(時曹任交通部長，章任駐日公使，陸任幣製局總裁。)，並自即日起罷課。全國各地學生，各界人士紛紛響應學生愛國運動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，聲勢浩大。學聯會又發動學生簽名向政府簽名自首，承認遊行肇事，願共同負責，簽名者有三千餘人，所以法庭對捕到的卅二名，終未能判罪。保釋被捕學生，各大學校長及社會名流，均會盡最大努力，學生釋放後，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辭職。學聯會的主席最初是段錫朋，後來是方豪。(此方豪並非在台方神父)主持會務，推動運動，厥功甚偉。翌月(六月)初，學聯會開會，又決議發動抵制日貨運動，組織講演隊，到處講演，全國各地，開始響應，不久政府陸續罷免曹、章、陸三人職稱，到同月(六月廿八日)，我國和約代表拒簽巴黎和約，五四運動的目的，至此全部達成。所以說「五四運動」應該自五月一日算起，到翌月(六月)卅日為止。固然以後仍有遊行示威和罷課行動，但已不再與五四運動有關係了。

運動」此名稱最足以說明五四運動的性質。以後才簡稱「五四運動」，更有許多人加以假借利用，或歪曲事實，或附會渲染。歪曲利用最凶的是



民國四年五月四日北京各大學學生反對巴黎和約示威遊行之情景

共產匪黨，他們說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。假借附會最大的是所謂「文化人」，他們說是「新文化運動」。就我記憶所及，當時從未聽到「社會主義」，或「科學」與「民主」以及

「白話文」等的口號，真是對不起

當時奮鬥犧牲，為國家爭國格，為世界倡正義的青年學子。

人人都知道民國八年共產黨還未成立（共產黨于民國十年成立于上海），當時只有陳獨秀主編的「新青年」，來宣傳社會主義。至于歪曲利用，都是以後的事。所謂「新文化運動」，與「五四學生愛國運動」，根本是兩回事。後來又改稱「五四新文化運動」，假借附會，混為一談，弄假成真。其實所謂「新文化運動」，開始于五四運動之前。自民國六年起，即有白話與文言的論戰，繼而演進為民主科學與孔子的論戰。我國在唐朝有白居易寫白話詩，宋明兩朝用白話寫小說的很多，如東周列國志與三國演義，即其例證。從未發生互相爭論與反對的事。中國有白話文言之爭，自民國六年一月胡適的「文學改良芻議」及陳獨秀的「文學革命論」開始，他們說：「文言是半死文字，白話是活文字。」並且研究

法。（注一）後來章士釗、林紹等對胡、陳提倡白話文，嚴詞申討。這個問題，直到在今日台灣，仍有爭論。見「小學國文正名論戰」一書，（沙學浚編，大林出版社六十五年印。）

倒孔怪論層出不窮

另外一種重要的論戰，是「民主科學」與「孔子」。攻擊儒家思想，主張「打倒孔家店」的是陳獨秀、吳虞、胡適（陳為北大文學院長，吳胡均為教授。）（注二）吳敬恆（稚暉）亦認為應把孔孟老墨之書，「丟在毛廁裏卅年」，另外如郭沫若、成仿吾等小卒應聲蟲們，不勝其數。他們高唱德先生（德謨克拉西）與賽先生（賽因斯），認為要實行「民主」與「科學」，就非打倒孔子思想、破除宗教迷信，反對倫常、禮法、貞操、孝道、舊政治、舊文化不可。且「非古」與「疑古」，說中國歷史不科學，出于偽造，甚至說夏禹不是人，是爬蟲。什麼墨子是阿拉伯人，胡適且說，他整理「國故」的目的，是到「國故」裏去「捉妖」「打鬼」！（注三）。我國固有文物思想，受害之慘，較之秦火尤烈。他們是教授，洋博士，自命為「新文化人」，北大是當年中國的最高學府，青年學子，不走入迷網者幾希，好在本人那時尚在中學讀書，未得親受其毒，亦云幸矣。

孔子一詞，已由人名變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思想之代表，所以「打倒孔家店」，就無異是消滅中華民國的整個傳統文化，文化傳統是一個民族日常生活思想行為的指導，一旦被毀棄，人民

生活立即喪失主宰，而茫然不知所從。大家心靈喪失主宰，社會當然混亂，惶然若世界末日之降臨，導致整個民族的崩潰，終成今日大陸之滔天赤禍。我們今日研究「五四運動」，必須認清：「五四學生愛國運動」與「新文化運動」是兩件事，不可混爲一談；所謂「新文化運動」，應正名爲「第一次批孔運動」，今日共匪在大陸之批林批孔，則爲「第二次批孔運動」。

民主科學一大誤解

謹恭錄總統蔣公「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」訓詞中（四十四年一月十日講）有關「五四運動」幾段話爲如，作本文之結證。（注四）

鐵 血 情 忠 傳
戴 笠 史 事 彙 編
定 價 台 幣 玖 拾 元 郵 搭 一 四〇 四 四 號 中 外 雜 誌 帳 戶
· 中 外 雜 誌 讀 者 八 折 優 待 ·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、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要目有：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綦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駐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祕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共二百多篇，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

「我今天特別提出一件事，就是我們中國自

『五四』運動以來，一般倡導新文化的人士，皆崇拜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的進步，而獨對于其民主與科學進步的根本問題何在，則不加研究，而且始終置之不問。……老實說，凡是真正研究西方文化的學者，即使他們學者自己，不論其爲教育家，政治家或社會學者，都不能不承認其國家社會之進步，以及其民主科學之發達，乃是由于其基

本教育與傳統文化——宗教信仰，爲其唯一基礎。……所以愛因斯坦認爲宗教與科學，不但不相衝突，而且是相輔相成的，他並且說：『沒有宗教的科學，是跛子；沒有科學的宗教，是瞎子。』

『我以爲愛因斯坦這兩句話，真是闡明了美國今日民主與科學的總因。而我們中國的教育家和新

註一、胡適「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」，十一
，七十二頁。

註二、郭湛波「近代中國思想史」四三三一
，一四四四頁。

註三、同右四四四——四四九頁。

註四、蔣總統集（一九二九頁。國防研究院編）。

文化人，既要倣法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的發達，來求我們國家與社會的進步，而對於我們本國自己的文化精神和傳統哲學，則棄如敝屣，不肯回顧與反省一下，豈非緣木求魚，所以今日俄共竊據大陸，我們國家遭受到這樣無窮恥辱，人民遭受到這樣空前的浩劫，我以爲原因就是在此。……